

汾陽縣志卷之四後

明大學士韓爌攀龍橋碑記

橋何以攀龍名汾郡水

山泉水出焉由城西北三十五里東南注於河距城

西北二里許為橋館兩厓引水入城龍方蜿蜒欲東

而邀之中路若攀留然引注兩厓泮池以助文脈又

若寓多士攀鱗祝是之取爾先是諸當事固有謀及

為者每大北歲暫刻木引水旋修旋壞官時督責不

無屬民而崩為石橋則自侍講朱君始君自為諸生



為基堰上疊石周遭以奠橋底之址乃築橋整石三
洞高廣如千鋪以石版翼以石欄中可方軌旁渠深
寬以行引注之水橋端兩坊橋名高捐題曰攀龍兼
識歲月橋西建閣為文昌祠捐金七百里助半之總
計費四千金而君捐居二至齋刊文以補不足始崇
禎庚辰歲春訪卒已歲冬橋甫竣工而閣亦告成侍
請君寓書屬余記焉余惟津梁之設王政攸先形家
者言建邦不廢周官司險避川澤之阻國制工舊嚴
津渡之脩恪率厥職則有司存於邦人何有而以歲
稔賦急時詘舉贏需之官而帑度空匱矣需之民
而問闢彫劫矣夫豈無貴國富家且不難施了營建
顧非置美莊佳聖以供娛遊則競崇荒宇樹宮而徵
福利孰有家視一印身視四民經營廿年拮据兩載
助公庭所不及而鼓大眾之同然如君者乎賢士大
夫果有意於斯世斯民出則展其功助左國家百
生之急慮亦失其願力為卿理始一

而可自封自逸者我朝薦紳家食為德鄉閭如總城
關塗築隄建橋諸永利之舉載志乘者難以指教要
於畝畝不忘朝廷善推所為媚於天子者以媚其鄉
之人如詩卷阿所稱吉士吉人是已君之斯舉得無
類是歟日諸賓遊過余里者具述橋成利行負擔往
來無上下板援之苦車馬馳驟無輪轅擊互之妨驢
聲載途且頌且祝而閣規摹壯麗帝司文衡兼錫祚
胤士女祈靈而謁所欲者人：揚興建功德也至汾
巖即內控永寧外聯延鎮易州而府設將治軍為山
右屏蔽即今氛寇警所在驛騷一切不虞之備如
芻糧轉輸車騎征發出於斯途者匪畧約可任將橫
梁是憑則斯橋也詎以惠旅人且以因吾圉焉是又
可紀者而惟是事慮始難樂成易又補舊易更新難
繼自今察其鑄鑿時加彌縫如功令所載橋梁府州
縣佐貳提調點視農隙脩理而堅完有程損壞不脩
及應造不造有罰後之蒞於斯籍於斯者務遵明而

勤行之其為永利又烏有涯即侍講君倦之微言思以詔之世者意在斯乎余既作記載綴之銘其銘曰倚汾之陽為西河郡控聯邊關風稱重鎮建邦啓宇形勢宜周司險達阻津渡聿脩向值實興架木跨壑引水注璜僅同畧約疇從衿佩期易與梁繫惟吉士媚茲一御積資倡捐諏辰謀始有堰捍衝有基奠趾縮屋甃洞鋪版翼欄鼻如瑠吃若安磐載卜橋西載達崇閣廟貌森嚴星光煜燦瀾影瀾晰遠適驢驢僉稱剏舉欣觀壯觀大川作舟小試桑梓政佐有司功歸太史太史謙讓云賴兼肇式遵令甲成是夷庚相彼慈航群生共濟民悅神欣福祥普被尚祈嗣詰不替厥初是察是圖毋懈毋疏虹亘宛攄龍攀旋顧帝鑒儼臨侯封永固洽隣布告越國徵辭以諗來禩視此銘詩

大宗伯王鐸攀龍橋碑記 汾州古西河地今為郡其

一據形家言城岫山之絡起乾水之絡起兌天氣龍於城北注河大直不利文學往日遇北士年刻木取水於城西陽約二里兩岸漸訥譎否不相睦合泥深沒蹀俾水行空灌城內兩洋池以瀦之水之取呀圻旋圯不可久民亦病即歲刻刻綴斷真形缺亦無屋福吾同年友汾人滄起朱公心乎此者二十年矣即人有難色曰公之滌人患悅行旅以文汾也甚善然利不十害不變此地黻交而蹠刺峻澀且匿霖鏗濼齧非智弗周非惠弗立舉大事其若之何公曰是不難事成小者行大者文吾必有以謝即人公捐金一千工始儔宗蕃御紳士民協助千金餘或曰橋西宜崇閣以迓收天氣祖鎮地德公又捐金千二百金一里助八百有奇締文昌閣石工雕人咸來洹寬之嶼夷之野涂淮經余短轂長轆仍昔之濶乎馬牛咄憤仍昔之為亂乎無有阱與涸者民不代之受病而行旅歌琴匪棘匪紆即人大憚蒲州韓閣師名橋曰攀

能橋橋西文昌閣尋亦落成用日奉牲以羞肆嚴
 異：石楫鐵樞神道濯靈與虹梁拱聚望之泓漉鬱
 山律不雜人神而千年之利以興嗚呼非滄起公之佛
 古有有滙於陰陽之相而能岡隰允荒利賴無輟昌而
 可久如是哉即人乃屬余記余其進而思昔之盛時
 先王命官重土事辨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窳以
 水以樹主棲神是以兼有遺師之胥徒迨漢猶令
 無水蓄穿渠引汾溉皮氏引河溉汾陰蒲坂治迹
 而致闕辯疇是除道之第構杜之成使人人貫其
 以耶古之通道涂同軌合情休養天下於無事孽
 物何其詳而今之世風則何如歟信乎能周其智立
 甘六惠繚密岡而合呀斷以恒坊苛以益除損不獨汾
 人也四方攸往詒千年之例非滄起公孰為之乎
 不謂賢哉噫一王政也

捐二千餘金絳崩厓濬晦圳以賞捐完吾橋完
 吾邑鞠外斯即赤堊永包禾驛有僕於是言任土事
 則五物九等以苞乎陰陽則天氣無泄地德幽贊也
 以祛乎人患則人無害生物無實墜也以享乎神道
 則光文與麗百祿肇荷也天地人神皆得其序然則
 公所謂不難洵不難曩所謂無屋福豈無屋福而世
 之有司為政不亦可見耶夫有利物以舉大事敏
 不穀凶矜不來即居家一鄉紳尚亦有濟况牧民者
 挾風火雷霆之威如不專錢刀簿書恃其筆史因勢
 順昌於王政所亟者注意焉以圖久遠豈第築橋梁
 數疆濼表淳鹵規偃瀦事大功大更詒萬世之利其
 為福不逾大歟是役也既嘉滄起之為行用不援復
 告在上僕夫凡可經啟除民病者勿徒驕悍忘國之
 恤亦知所緩急焉可也予原籍洪河喜道康事語宗
 藩士民泮宮滄發乃其一祥云朱公諱之俊字擢秀
 壬戌進士文且才螫於姦人諸君捐金數成載碑陰

其辭曰汾之西北巖罕不平行者轆軻邪許其聲疆
藥俛仰干流於躬折傷喘仆聳語斯詢多年缺陷洵
艱於工倬哉朱子整敦是矜心二十年終獲攸寧始
謀即人畢出斯共石木成轉灰鐵惟庸助列有條有
聞於陳屹然堅僂陞走巨龍水循所歸嚙淫不爭坊
祀田祖棘利畷農孔峙迴傑今昨匪同沐腫臣伏嗶
望厥鍾笠撮順蹶馬牛靡窮鉅矣弘衍水雪為春亦
既休只覃及遐人澎湃不賊從邁坦均維公之歎驩
麟匿心胥湛而樂疇痲塵天匪抗氓公救惟忱在
任良勇所全者深嗜：噫：愷悌曰仁我士孔馨文
涂適振聖君好文棟勝擇任時將求舊廓掃陰霑天
開泰協咨胥化惜兵包虎皮毀屎室濤五穀時熟吉
此人民人皞神熙季光顓之勤逸胥及載不臭蠹逐
續乃命神勞玄為弔繇於靈宏賁石端榱楠育覺周
垣岳藁比今戴髮刻子祥頤有山姑射綿上接峭汾
水流惡演為崑慈龍首之渠同鼎生桑澤众亨運風
萬斯禩朱公在斯

光祿勳文翔鳳攀龍橋碑記
上聖增穹天之表琅然

六經之兆宙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而西河觀文
作人之藪策揆中準倣太紫至昭發而廓蒙之澤垂
榮綻法象冠雲黛望講壇之杏所創窰綉轆之寓
白圖府而舌書淵龍螭泗磬玄素之定世符義璧耳
秩中八翼排天門辨方正位建芳馨而庶以泊蟠載
天官徵地紀帝太極而聖皇極以直此中天分邵之
山脉起於乾其龍盤拏由西而八即水脉起於兌其
龍蜿蜒由北而徑於河亦灑練澹靜為形地家之思
矣往當事者城之西北隅二里許水注兩洋每大比
暫舉行且假形者毫無補而朱君之俊擢秀過此徘徊
徊乎思造石橋三空以接水脉濤風浴鬣嗟抗綴光
安得雷雩雄霓始鴻濛海若糾魁喉之策追二十年

抱此願有物必吐之為快百靈雖震丹闕縹緲角龍
參虎之哀卿月覆身遂發明曠曙以遠遊於是庶吉
士遂簡討司業絳漢魁梧玉璽之戴斗而於崇禎十
年時歷歲錄積辛儲千金前年秋具聞當事方鳩僱
工紳士王孫紛義助亦此數擢秀復捐千二百金
以結之春初秋秋農事不舉泮水宜引注濠者非其
時則止渠著為令而橋之西偏建文昌閣奉星君以
迎生氣經營三載金積四千車馬駱驛平坦成途於
全汾之形勝俾頌矣文子辛酉學院者有百代之統
中古與易手經之座庶雲幄玉瞳則標億萬之獨尊
壬戌巡西河創立考院振曠倬章至汾之天鏡堂乍
見文昌之第一宮子佩寺於千樹柳帳紗紅是半天
霞建文衡臺告成予以上春十三日初泣喜賦示諸
生誰能缺冠三千士早攬青天繼聖功上元示平遙
石樓永安邑永和潞城偏頭老營八學諸生雪甚
倫臺權百尋皋座冠魯雲天衡提北斗青

三五當佳節三千集子衿又云我欲兼天地禮樂陰
陽均又云巡行觀成化清旭上朝曦試汾州寧鄉兩
學諸生文明堂賦巴蜀規王著西河疑聖人又云吾
道歸玄聖如奉斗樞尊又云誓以天人力破茲歷劫
昏長庚塞右幟大丙推輕輪又云希聖稱良宰絕筆
贊獲麟又云卜山一杯土其為魏侯藩願曳禹雲果
八絃掩俊民試介休孝義諸生并石樓永安寧鄉三
部童子吾生縱落義皇後箇裏曾遊太極前狂客咏
歸三兩意聖人連步一千年汾陽先丁瞻禮聖廟晉
詩於對聖參賢之亭曰北斗禹虹冠玉衡六經天外
想鏤成又云何人應手心花裂立綻青蓮五臟明示
臨縣諸生并汾陽介休孝義館縣四部童子正月晦
也眼閣天端直下臨經營八極蕩春心又云請看掌
際蓮心瓣上品青妙映襟示汾陽弟子員併借試
諸博士五百天人總下生此游功行想圓成之句旋
車汾州送者在却鐮被踏于三十里謬為章句師

晨夕事蟲篆之句泗上雅琴舞雩春服馭氣神昭而
 風懸化城矣別支水弟子員曰欲為天上諸仙長先
 作人間士子師快意正臨談易座好懷全付探春詩
 特於其門庭之構示而提命者二十年維蒲坂之韓
 相國定此攀龍橋煙黛馨雲之髣髴其寓多士攀鱗
 列缺刷車之祀此水出於虎山達於峪中引至新橋
 為地十里許所曠置斜繞之餘清而太守馬公督營
 之甲乙牙籤墨卿翰主書籍禮困之嘉待汰篁之過
 籟朱擢秀曰老師鳴文作鎮萬禩豪晏以八角垂芒
 天樞戴筐杓援酒斗元黃流映李公之奇卦嵐交城
 而慶籓庶華茲於不朽文子六經飛精八千之春豆
 而秋翼力柄制舉之杓指遐思洙泗及論語及曾孟
 孝經大學商瞿以易傳漆雕以尚書傳卜商以詩傳
 左丘明以春秋傳蜩蚪壁中今文之諸函几聖天子
 之龍飛懸象之端門而家夫子稟性道文章冠世之
 追他不能振天經天典天雅之老編之子所大爾將
 欲溥門之澎湃雲譎波論於作聖之體焉飛琅衡國
 細豪之古永歸休者於崇寶之大化體焉飛琅衡國
 之高躋益雅麗講之譜而朱君滄起全垂之觀藝之
 命雋士之善變起而應之而售并榭岸柳數肘巖際
 陟其撒波於萼茜之池自其重森之逕特中唐葱鬱
 之飛闥矣興詩咸鐫拼磊砢之磐聖師穹位筆管獲
 磨一日一月二晶二釐追金琢圓坐真楹呻帝天噩
 夢春晷秋旻四等配聖醴泉玉燭青陽復而朱明宗
 白歲述而玄冥亞十月九枝騫與牛冉閱端木其予
 求偃商師倚并仲由垂列迤丞四磬傳等聖陬貞七
 十二蚓結糜解顏曾示卜山商夏或季次東風解凍
 鷹化唱弟子龍崎津緝位郵使軺於回日之標豐本
 有極猗定聖宗吾黨斐然子以噤天而上躋童冠若
 千衿萬堵之零風遂畢全晉之按案九十四璜司命
 斗巨之禮贊惟危峻大負四絕之所絕陟降堂只象
 圖書之片察方賸天門所建之瑤光霹靂龍唇魯雲

翔行之使篆六經之腕四子之娛維之環鵝之攀龍
橋嬖姍孌躄於教化宗主之庶觀日毋雲笑種星釋
煙錦綻月馭鰲簪羅旋澗鏗環中排情蕩越宙合液
津掖風排射眸矧堪輿雅游結汰步極亥章輝鐫濃
靄挂木華猗菡萏芙蓉茄清躬廖霽鞭遐遠代衢車
轟天潛龍德一舉扶雲房倚再舉蹴岸容呼吸六氣
上界絳闈神宇豁榛榮歲灾端挾靈橫送爽準提大
易要窈糾萬極無垠管靈策奧想虹弓天閭擬日雕
鑊做聖神雲騰紛霽白朱滄起氏地軸霍揮詞鋒典
冊清座辭飛辟雍靈錫八代絳微千春圖繪毫眸祥
機太乙流猗先天印交縱墨斗洗新衣燭龍銜管慈
父冠巋華天朝禮駉龍帝太微義贊并太元

郡守馬鳴玉攀龍橋碑記

天下之山起於崑崙迤邐而入中國

至華陰為大結聚於是西有雍東有冀左中條右汾水堯舜高之都在焉為形勝門戶而中條右之陽北條之水莫大於河次莫大於汾水之陽也國初為州二百餘年間孔文谷先生崛起為附庸文王盟此外寥々若晨星萬曆中改為府遂為附庸氣運弘開人文蔚起後先相望若林諸生猶未肯色受而心其之謂天之生才有所不盡也朱滄起先生曰郡稱都會矣地都會氣運亦自都會然遠接崑河之脉可以人力輔其不足者或有所未至也余為諸生時已有鑿山石為橋之願鬱々此中久矣今既通籍有年而猶然不償此夙願者非夫也於是因天相地尋端揣委見山脉從乾而西來盤族獻狀於郡城水則發源於兌而徑注於河其去無情形家所忌倉卒有警不得藉為湯池但一泓峪水溉田千有餘頃數十村以為命先生深念民艱謂旱溢何嘗恐妨閔焉望歲之愆酌於春之初秋之末溝塍之暇或於時事之急引水東之建鍾而趨於橋下滄淵魚雁則水之環流與山之羣立交相映帶此所謂兩利而行者

也先生遂捐貲千五百金請之當事諸公庀材鳩工始事於庚辰春月兩藩士庶所助亦如之復於橋之西北隅建文昌閣以奉星君興作強半檀施不足先生又捐七白金里人之助復半之橋成之日閣亦巋然在望矣此一役也經營踰三載費貲四千餘金乃克底於成蓋地靈則人傑自古記之由是雕龍繡虎之彥比肩接武較隆往烈可也先生之德之功其在千萬世矣乎韓師相題其橋曰攀龍為文以紀之西極太青子洛下王大宗伯皆有文以志不朽余鳴玉素不嫻於文烏可以瓦缶之聲為鐘呂後畧以紀其歲月俾後之視今云爾

郡人內翰林脩史總裁朱之後攀龍橋碑記 余不諳

作諸生時數過馮家莊距城二里許溝塹甚深其地絕引水注洋利木石方與宜為橋武臺舊有碑記

龍首之文萃以相抗是宜閣通籍來嘗抱北願如有物在喉必吐為快廿年銖積幸得千金唐辰春白當事測臬儼工里中翁助亦有此數已而又捐五百不足又捐七百以結之里助半焉太守馬公董其事日月三稔落成惣計費四千餘金橋三空甃以青石邊有欄中有小渠南北石坊各一蒲坂相國韓師題曰攀龍記著義甚悉橋高二丈許脩十有三楹高可三丈脩三之一廟基購腴田六畝為之閣廣倍閣左右洞中奉文昌帝君像無樑洞承之洞隆聖諸神像下作各三上有樓翼然折而南樓復三楹以青槐列以蒼洞門者三東西鐘鼓樓各一外則夾以青槐列以蒼栢園垣丹頰塗之餘資若干購田五十畝為廟祝糊口計於是青烏氏過者咸賞其勝且云奎璧二宿躔於戌亥為上天圖書府閣址乾位正當天門地祠以文昌文風應蓬大振諸縉衣聞者騰蹕踴躍人焉有具六翮生風雲意余因撰綠起焉名公才子鳴筆

奇章永鎮茲土何敢復為貂續但副書本意思久而掩晦用是曉以峪水入城便於士不使於民往昔已然今峪水半減於昔村民分撥灌田伺香之分寸以為準誠續命神膏甦生靈液春初秋秋農事不舉可一引之過此厲民宜有禁况橋成之後車馬駢坐氣旺流通無假於水乎帝司祿判挂籍名躋南極之尊然大指所重只在忠孝其言曰科舉取士不在一端先貴陰功孝行次尚處已謙和進退予奪為神所司出處語默惟天必察故祭祀豐昵以求神福不若為善積行其以膺休祉而獲嘉報為有徵也又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未嘗嘗雷民酷吏周人之孤濟人之急憫人之危容人之過如此聽命於天必降之福化書載帝在周為張仲宣王之名相吉甫之良友吉甫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彼汾一方亦有四牡十乘之跡焉鎬京燕喜必推張仲者以仲孝友之德能盡吉甫之用成中興之治故詩人詠爾之耳帝布教宣化不徒以文明甚汾人士履斯橋登斯閣者凜然欽承帝訓佩服帝行是宜孝是宜忠果能龔星朝以相輝映脩雲舉天飛蔚為國瑞與戴匡之六度人自勗庶文學之盛有光汗青歟余所為自副墨之子洛誦人者此物此志也若踰閑蕩簡止憑以呵之矣非余之孫即乞靈形勝曳紫拖青帝陰有建橋隘意也敢為汾人士正告云

郡人內翰林脩史總裁朱之俊撰分守道史記功去

思碑記 三韓史公從龍筮仕由滿城令鳳陽守天雄

子民開艱苦情偽洞若列眉而天資渾厚交縉紳士

子慈和簡易如家人禮所至輒見思築庚桑壘撫汾

止泰微祗稠書囊藥篋不勝兩持力傾城祖道左攀

者頌者辨者燼者追者號者聲博切不忍聞手顫危
不持者再者老羅拜余前謀代石鐫記實錄以志不
朽余曰可我汾自己丑兵變後水旱天札盡壞已極
治本不着治標公首議糴行常平法次議生齒行養
胎法次議還流徙行屯將榜旗法而其要在於撤部
滯廣見聞地方利弊先知速於鞭笞州邑長廉者款
如諸勝墨者欲墜諸淵復自勗曰簞簞之不飭發源
之未澄耳核有司先自核始無總於苞苴直第往厲朝
氣勉為之澤乃下窅若所屬十一城、置一公焉以
故救寧玄晏之治遠邇若一城開交處市舍回祿射
小利者架數椽為茶棚煙肆皆貧窶子非大賈若舊
道廨食其租咸籲公求減少許公曰報上不可減如
係道周何止於減也悉除之極所損約分昨公壇參
料薪燭果腹外旁及寺觀可以祝國釐祈民祉者備
貶並粟從實估倍償之一芻一豆不以累所司居恒
神明自持頻笑不段人不教以私干聞所上操駁不

煩期於營理兩臺使若每事彌善民間競刁錐訟
風影條蕩前譽鏗賸不事禁國中器呼羹鳴幾酒相
翔者至飲羊粥馬之姦罔不引繩批根發露情魄曰
資若生易而行亦可以止矣白徒赤籍假遊徼夜中
習行姦利事謀率貧生失望掉蹴大詢復自推高鑄
陷以嚴科士獨若衆士懦若警斬閑奪門豈一手一
足之力哉反坐諾徼其識大體虛公不可中以先入
之言類如此嗟、汾人黑業上千天譴自今積儲生
齒流移絕望中復今公甫年餘頃及始懷凡夫任土
物地事賣償質劑鼓腹而嬉遊者皆鋒鏑灰燼之餘
遂復若此且族若此公良法美意悉效之更僕未可
終就汾人士碑德於口者聊紀其大畧爾、
大清開國初潤甫馬公鎮撫汾土茲復督晉其將至
之日即公南行之日兩公相去一星未周公之不能
舍汾而去其有以慰汾乎故汾人之謠曰民如子馬
與史羨如玉前後督

又重脩漢壽亭侯廟碑

陳家庄舊有閑侯祠歷年久遠客歲大水漂沒宗廟榑苑

無一存者里中士耆倡義捐募重復廟貌為祝釐所不數日而積可五百餘金遂棟時日鳩工舉事度地

廣於前殿棚門廡以及鐘鼓篋簏一一如故右个卓翊玄庵禪堂三楹左右僧寮各稱是中殿一塑常馱

尊者周垣闔扉備極莊嚴自春秋三時告竣佛者玄文過余索記以落之余讀春秋外傳深有味乎穆

伯之稱不朽也曰立德立功立言歷來帝王神聖不朽於世揔不出此三立按侯生漢季與平原相別部

司馬義結金蘭寢則同牀恩逾兄弟侯魯被操執待之甚厚終不肯留乘間奔先主於袁軍以侯之德之

功之言照耀汗青豈人耳目不必言矣竊念忠臣義士何代蔑有獨侯聲名震古今祠宇徧天下窮鄉荒

邑兒童夷卒罔弗敬而祝之奔走恐後何感人若是其至也乎蓋侯實有不解於心者故百世以下之人

盡不解於侯也夫侯所以不解於心者何也當時漢失其鹿群雄並逐侯以先主帝室宗支欲再造中興

混一區宇其心不忍一日忘劉正不忍一日忘漢也奈大謀未成齊志以殉英靈嗚呼塞霄壤故血食無窮耳嘗庶侯生平驕士大夫而勤於經史春秋一書

尤三致意焉春秋逃臣亡虜在敵所而謀傾本國操戈入室者皆所不許其憐之宗國百計保全微如公

山不狃弦高褚師圃輩亦為盲史所嘉賞何況侯輔英雄之共主扶炎漢之江山盟日矢天連心透骨者

乎侯真深於春秋者矣自侯而外亦有明於春秋之義者其一為同時之徐庶其一為金高陵之楊興宗

也庶與先主戮力圖王不期操執其母因方寸亂辭劉奔曹雖身履其地終不設一謀興宗當宋渡江著

龍南集以見正統之所在天下所當共戴不以身之所生而自限馬彼兩公者其遇最苦其心最忠其志良可哀也表微之士若議侯配享非兩公不稱矣侯

易世而後封王封帝尊崇愈盛余姑舍是而仍從漢封者蓋以侯之忠義九原而下心猶係漢加秩晉階非不顯赫然皆唐宋元明之君之詔使侯有知不過如當日之感曹公待我差厚云爾終不若聞漢之一字精靈踴躍英魂飛動貌將憑之而薦將享之也世人但知侯之不朽而不知其所以不朽余故畧為拈示仍稱漢爵以成其志云

又諫祭汾陽縣故令張首標文公以磊落慷慨之才生燕趙悲歌之地其

立志也欲平盡天下之不平在膠序時人即以公輔期之及脫穎高騫司篆汾邑沉寃異獄數十年不決者公觸手了々剖豁無遺尋常兩造贖錢不談公自以為志之一快大慙巨猾幾々莫敢誰何公揭席而起曰吾不作抱官囚也誓死過惡榜示通衢若董戢不敢動士民安堵者公又以為志之一快吏積私

如毛公釐剔殆盡舞文之奸不得上下其手清風拂止飲汾川一勺水頌聲大作公又以為志之一快

汾人士愛如冬日悅若春雲即輦轂之下公論共許或謂三晉無雙四海寡二也公聞之益復快甚嘗語

諸同事曰為民父母不舍身以存民護民如護命即壽過百歲猶為天也諸同事服其名言公一人而兼

數人之才一日而了數日之事自謂樂此不疲孰知日月方稔忽勞而病々而不起遷齋志以卒汾之敗

夫走卒閨婦幼童無不矢聲拔淚恨不以身代者公於是不可矣公易箒之前二日呼俊輩握手附枕而

語若永訣狀聲絲氣咽猶出憤激之談曰天今無道惟惡是庇惟善是傷死則死耳亦復何言越二日而

捐館舍公聰明正直定沒而為神矣豈天上之不平更甚於人間如此語所傳公其應玉皇之詔乎天上

之不平耶抑地下之不平有同於地上如裨史所載公其效司馬重湘所為平地之不平耶嗟乎漢漢

國土缺隘多端公平人世之不平尚百未既一也彼
司祿司命者奈何奪我公而平天上地下之不平哉
公甫病之夕夢輿從甚盛請為介之陰侯公覺懔然
曰吾其為城隍矣數日大漸日晡擁衾而坐復觀輿
從如初公舉問侍者俱云未見是夕有燈二炬冉冉
入院門者驚問遂滅須臾公歿公之為神昭々矣公
舊遊之地過此以往陰佑將無窮
耶彷彿見之無庸俵々大昭為也

李翰楊誄祭辛田二公文

惟辛曰忠翊運而興帝心
簡在真朴是敦惟田曰孝

廬墓哀悼天顯厥靈霜不殞草嗚呼各盡人倫均岳
道範忠孝同歸先後惟憲裨益王化光於家邦砥礪
民俗閭
里流芳

大學士韓廣攀龍記寓書

別久懷思時勞寤寐忽披

朕詒詞曰為壽範銀為器勒之氏與名定繼繼
之期安且吉再辱徵文之命兼叨潤筆之金敬謝
教之渥貴即人文淵藪科第蟬聯詞林卓犖如門下
而揆路尚稽即孔先輩鼎甲而以宗孝外補視今屬
籍換職何如每訝風氣使然省來教乃益信究方水
何名如即志中麻屈水麻拜相麻屈而不伸何不易
佳名乎引水注洋橋閣文星歷若而年方有斯舉信
乎風氣人文相須有時也正宜大筆詳陳載諸即乘
而乃謬委病叟初遂擬辭而達既命之矣使老
亦不聽辭觀負病狀先言歸俟勉擬為之果成篇當
覓便郵致不煩嗣音倘病無言度不足以光盛舉亦
當再辭耳贊言率答疊貺未酬尚圖專歲事焉
又再：經歲源嗣音知橋工且皆竣適有慨於中
持要於身盡而脩持亦與俱盡固不若勤行功德利
世濟人即時徂而功德不與俱徂如吾友勸建橋梁

者是已向屬記文欣然擬撰會遘家變哀病交纏寒暑再易今歲首夏稍間旬中艸成而寓書至神情交孚相往來矣箋示水源及橋閣規撫使者一一能言之藁脫却寄尚須酌裁佳選兩序細評挾秘詮以詔後來端士趨而翼文運即為橋為閣同此物此志也敬即今歲異荒賑飢餉嬰無以佐公政萬一詢知吾友平時廣濟宗民儉歲百金煮粥搃是善推慈衷自愧不及遠甚省來箋咨喟而已寄惠珍丸刻方亦是施濟餘緒併雙丸登受附謝縷絲備東幸惟簡存種：有懷忽：不盡

光祿勳文翔鳳書

不佞山栖十數載兼以病疴生趣未卜何日一話千春共訂風雲之契然芾乾鮒酒之居諸惟有攤書滿床聊遣病况而已正仰屋於壁立忽飛章之載至惠我百朋情文懣懣知門下之雅注萬尋常甚放登嘉以承鴻恩

叙碑記未就使旋弗暇也容嗣上撰草尚囊積若千尺謬謂佐六籍可素臣耳俟編定仰祈剞劂於良友之大腕力也 果天畢地而南墮內地名城凶鋒幾不可測大駭人談笑靖胡沙是所望於門下山中無可報太微經嘉蓮耦百二部聊寄長襟

又向蒙千秋意氣金蘭臭味作卷朱提數百金始置水旱地數十畝方有餬口之基真使林泉野夫得展採薇之眉快披風之襟者皆門下推愛若骨肉之力耳當吾世分青白眼以相視誰能有此超世之心得以及垂眷不佞乎正遙憶間忽蒙李卦嵐下顧極口門前契雅襟真足不朽且荷隆貺沃注感銘罔斁矣承諭知門下為貴府造長虹之應梁魚之閣戴匡之六星飛舉中天則人文通衍山岳萃靈而跨造之俊筆相將四海矣不佞不敢愛腕遂揮穎鈎思就之願贊門下豫廣文脈臂天之妙用耳今卦嵐北還遂付

奉台端真如電炤

筆神馳真如披對

大宗伯王鐸書

書報滄起老年翁閣下不孝弟與年
大事既襄哀毀中卒不即填溝壑而道路脩阻錫之
撫儀感漫心骨是知年兄曾中有弟在何念之深也
弟翔策以不得朝夕年兄為恨一卷徒擁費景
光靡真魄不自知其苦近復欲選太行萬仞深山內
謝紅塵而棲白雲以肆力於古弟願足矣嗟呼兵戈
擾敝國事大難言矣人情濤駭競攘時榮不能為臯
夔稷契之業而餌祿誤事又不能自邀神藏以泉石
琴書自得居於炎蒸烈火亦可悲已故君子鴻冥曠
識山川遐趣著書立言寶之無斁豈無所擇而然哉
年兄鋤姦之疏以除鼠齒弟所稔知也年兄蘭道之
性潔身若雪赴義若饑渴允足以謝白日答青天而
彼其之子誰承者

不亦大可嘆乎弟從事於古三十五年不克

古之鉅匠以寸壤學微未究其篲自愧良多不弘而

年兄謂片語隻字為人瑚璉不督其技薄力下乃恣

莘於鈍石題之以玉何忘弟之不逮不肯化以上術

擴我蠢惰顧命搗文不傷年兄之明歟吳越嘉篇昌

聲韶義秀靈如出水荷華求鮮既鮮求清既清萬取

萬給帝蘇州孟襄陽劉隨州當屈膝於閣下難以獨

長壇上矣序報於暮春之脩今與年兄約弟絕念於

國事惟夢寐不忘萬仞深山影在麋鹿漁樵即猛虎
恠魍魎於前亦尚羊而不亂其群也而令弟舍古
書之好伊優向人以弟曾情終非所安但恨年兄公
亮諸文人遠在天涯不得汝倡予和是以夢中不忘
發潤年兄也於戲人之肆力於古感不能盡才耳誠
深造不獲今每獲後不慙淺必慙淵通豪璧相峙物
若極弟獨何心不謝紅塵棲白雲也歟况乎烈火
燎熾之場酷無生趣薄海內步序已灰沒世無穉此

無佗浮榮一時借口臯夔稷契買被箕冠不憂；然
難言乎久別瑣言猶似我兄弟花磚時共七著語年
兄幸自愛肯從我太行中則太行不然雪深赴義蒼
天每欲擬年兄出山務敬天威勿虛祿其於兵戈擾
散有救百一哉至弟遜思古癖年兄念我深幸勿再
勸我橋閣緣起領受訖容弟瘳差時覓蕭寺壯門興
到濡墨了此與序
不過半日不再

又 壬午七月廿四日雨後裁數百竹未 盟面奉書滄
漢文六日始操管作攀龍橋碑此碑中 交文昌神閣
便為難融化弟摻盡枯腸五夜止斯然 宋元酸俗通
俗演義口吻如烹；野惡一道不本本 源斷不敢臨
其轍也此道寥；應不惟第話言弟近 欲過原籍洪
洞祭先人墓已託劉閣然尋一巨宅安 身攜數僮帶
琴與書求一山泉松杉之慶便堪棲託 河南北權笑
鳴鉦無虛日百司背；其醉如酣遠 覓靜境且近老
年卿翁焚香讀書與古為伍凡有 摘毫脫稿者皆可
請正盟壇平生大 校其許我婆娑乎

郡人內翰林脩史總裁朱之後攀龍橋巧文緣起
即汾

山脉起於乾其龍盤旋西而入即水脉起於兌其龍
蜿蜒由北而經注於河水去無情形家所忌當事往
慮之歲逢大比於城西北隅二里許架木為橋以
縉兩厓引水納泮池中謂接龍脉隨脩隨壞類為民
屬且假形無補識者不取焉俊弱冠數；過此有建
石橋之願通籍來力不從心每懷耿；如有物在
思吐為快廿年錄累銜積簡笥得千金庚辰春白當
事鳩工兩簪紳衿義庶所助亦如之於橋之西北建
文昌閣奉星君以迎生氣故也檀施不足後續捐千
二百金以結之里助者復半肇於庚辰春訖於壬午

冬橋既落成閣亦巋然在望太守馬公督察之力居多焉此一役也經營三載之久費貲四千之多負販往來無復攀援之苦車馬駱驛遂成坦夷之途若非行禮響集構此鴻因幾何不為精衛之於海愚公之於山有齋志以沒世耳峪水入城分數載在往碣但年來荒旱久不舉行驟奪民利反屬未便宜著為令春初秋水還濠以防挖掘是不可以時計者也既有裨於形勝復有助於金湯安可以無記伏念夫子閣下學貫天人筆補造化片語慶字海內寶如明月襲為夜光叨附宮牆親炙模範珍重鳳藻寧後雞林懇乞夫子揆天之彩亦鎮橋梁徵直俊被華袞以垂不朽彼汾一方王孫貴介之族福祿綿長雕龍繡虎之英功名接武皆夫子之所賜此段功德豈特人天小果哉敬次述如許

又五烈小傳叙

天地貞烈之氣不擇人而鍾有時發於

鬚眉而有時著之閭閻甲申二月二日闖賊陷郡毒我宗紳辱我士女彼汾一方幾成羅刹鬼國繫身之侶望風而逃被繫之傳垂首而聽乃有妃子王孫名儒俠客寧為玉碎毋取瓦全嗚呼死如歸慕義若渴或從容以赴難或慷慨以捐軀激太上之風扇至奇之采得其一二已足令頑鈍者橋舌退息影起况指五屈哉北齊頗之推曰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寤辱令人憤滿誠哉斯言彼求生者即使倖免氣息奄奄若泉下人矣生如死何如死如生乎余適跡綿巖爇離魔骨雖未梓志於賊黨終覺醜顏於哲倫事平追論仰止高山特表而出之以俟後來脩邑乘者採焉

明冀南叅政廷陵李琦撰狄武襄公傳

狄公者西河人也諱青字

漢臣謚曰武襄公按狄始周成王少子封於狄遂氏
焉其後代居天水乃大顯於有唐其子孫或徙汾晉
間公故出西河公生於宋仁宗時風骨殊奇偉善騎
射少好將帥之節閭里夾火多從之年十六兄素與
里人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沒之保伍縛素公適
餉田見而處前曰殺羅漢者我也人遂釋素而縛縛
公：從容謂之曰我不逃死待我救羅漢決死縛我
未晚也公默禱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屍出水
數斗而活無何因縣賦稅事受誣遂發憤遊京師應
募為騎御散直時至堯臣方登第唱名自內出傳呼
甚寵公與儕類觀於道或嘆曰彼為狀元而吾等始
為卒公曰不然顧才能何如耳始隸軍籍志固如此
誰謂功名可以偶成乎哉趙元吳反公出為延州指
使時偏將屢敗士卒多怯賊公行常為先鋒凡四年
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攻城畧地屠龍咩等族
番積聚收其帳及生口共以萬計又築招安等砦扼
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赴臨敵披髮
帶銅面具出入賊中賊衆望之若神披靡莫敢當當
是時尹洙為經畧判官公見之談兵洙善之遂薦於
經畧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
遇甚厚仲淹復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
夫勇耳公遂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
是益知名以功累遷惠州團練使上欲見之詔令入
朝會寇逼邊乃命亟往涇原俾圖像以進上觀其儀
表嘆曰朕之閑張也於是有人狄萬人之稱以敵萬人
也其在涇原也每以寡當衆預戒軍中捨弓執短兵
令軍中聞鉦聲一則止再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則大
呼突出魯人始笑之比突出則大亂相踵踐死可謂
奇矣公行伍起家十餘年而顯貴是時面涅猶存帝
嘗勅公傳葉除字公對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
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後帝從之乃
以彰化軍節度使擢樞密副使皇祐中廣蠻儂智高

反嶺外騷動楊畋等師久無功又以命孫沔余靖討之
上猶以為憂會公上表請行遂以公為宣徽使經制
制廣南盜賊事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
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
上壯其言乃詔嶺南諸軍皆受其節度以雁籍言也
上復置酒垂拱殿餞之公始被命有因貴近求從行
者公延見之曰君欲從青行乎此青之所求也何必
因人言然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亟
請不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聞者大駭
比所辟取皆其素所予以為可用者人望固以歸矣
又念蔣偕張忠之敗大沮軍聲思餒之行至桂林之
南見一大廟人謂神甚靈公遽為駐節一其中曰勝
負無以為據公出百錢袖中與神約曰果大捷投此
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恐或沮師公不聽揮手一擲
則百錢盡紅矣舉軍歡呼聲震林野公亦大喜顧左
右取百釘隨錢踈密釘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

曰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儂賊平廣南君子謂此
實階之兵固有機哉當是時交趾請出兵討智高余
靖許之請於朝公至奏止之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
非我利也且以一智高橫踐兩廣力不能制乃假蠻
彝兵蠻彝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因罷之既
乃率兵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鬪聽吾所為廣西鈐
轄陳曙乘公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
殿直袁用等皆遁公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
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收亡狀驅出
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慄莫敢仰視遂乃
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且值上
元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首夜樂飲徹
曉次夜一談時忽稱疾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
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坐客至曉各
未敢退乃是夜三更時公已奪崑崙矣比明召諸將
會食闕外賊既失險遂悉出逆戰於歸仁舖右軍孫

節擄賊死山下賊氣甚銳馮等懼失色賈逵將左軍
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始定而賊
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為二張玉將前鋒
突出陣前公執白旗麾著落騎兵翼出賊後賊常以
標牌取勝至是竟莫能當大敗之為築京觀智高焚
城夜遁入大理按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死
欲以上聞公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
以貪功也初公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流毒
水上士飲者多死公殊憂之一夕有泉湧出若下汲
之其衆遂以濟然則公之成功猥云人力也哉乃拜
樞密使賜第敦敦坊復官其子公辭之弗克四年間
自以遭時奮庸乃夙夜一心進圖國事雖權幸不可
撓以法時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獻之
者以謂公之遠祖公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
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其謹厚又如此然公素撫愛士
卒故每出土卒輒指目以相矜詡至獲馬不得行或

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恠請出青於外保全之不報
嘉祚京師大水公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
頗疑乃罷公為桐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薨
贈中書令公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
後發用師符古將帥在喜推功於下公嘗徙真定路
兵馬道過故鄉謁縣先下車趨至令庭遂燕故老於
肅下里中稱之公事親孝遭中令喪雖祗金革殊哀
戚過人方秉鈞於朝奉充國太夫人於膝下日舉觴
堂間又天子賜珍其家極榮養矣征南之日戒內外
不以聞懼遺其親憂先是嘗宴韓魏公劉易與馬易
性疎訐時優人以鑿戲易輒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
罵殆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乃公意氣殊自若不少
動笑語益溫次日公首造易謝人服其有量乃或者
祗欲以力取功名何也論曰余觀狄武襄公之為將
殆可謂命世材其後岳武穆公在高宗時其忠孝精
誠於所發跡足相當而公所遇得人故得保全功名

無殆乃陳州之行猶惜其見之不蚤也西漢而下獨有唐裴晉公既平淮蔡遂乞休綠野語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信天之道哉

大清內翰林脩史總裁朱之俊武妃傳慶成王妃武生之女也

時室有異光長而端淑其父知非常女欲貴之適慶成長子審賸擇聘聲聞於內遂委禽焉南笄歸宜慶冊為妃癸未冬杪闖兵渡河次於藩坂妃聞之即蓬首垢顏不事櫛沐官媪問其故妃泣言曰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我待死而已居無何賊突如其來妃踉蹌赴井上探賊將入府奮身投下闖勅宮中大索兩日不能得十閱月始出其屍太守以下盡作詩挽之飲恨崩泉留名霄壤遐邇傳頌齒為之芬矣

忠令傳朱公名新越字開之號元慶成府宗生也

茹淡經年廩餼所入盡以奉母汾人艷稱其苦節云行文不蹈蹊徑多精鑿語公車屢上數奇不售以恩選廷成均未幾筮仕為中部令謁竈之時見其婦翁突前倉皇作語曰賢僭何為至此可遄歸言已不見公婦翁即世久因憫然不樂者數日是時中原鼎沸盜寇蜂起公方謁上官于鄜州翻山鷓高傑兵驟至中部失守衙內眷屬以越垣得免公還自分坐秋官之嶽應前妖矣兩臺使者憐公苦以代罪眎事請上報可正料理間聞賊攻陷潼關長驅直入偽牌所至守令輒納表如迎公獨碎之仍斬其使紳衿恐貽禍于地方也環泣羅拜勸公早遁有辭于賊此後惜失之其全節見後詩中

又八將軍傳公名欽蒙號龍澤行八慶成府鎮國將軍王之從祖也軀幹甚偉好直言傲岸

之氣人多憚之會中原秦楚藩和灰飛公知國運將終遂益放浪不治生日廷名流暮酒自娛賊據平水汾人大恐公發困開笥分散貧窶絲粒無存者賊至徵餉無以應收縛見闖左右使跪公厲聲曰我將軍也大宗之膝豈為賊奴屈哉聞令猝下公振聲一喝摔者披靡退數武群賊蜂擁爭批其頰公罵不絕口折頸裂股而死國人傷焉

又馮生傳

生名運泰字來吉汾之中于里人弱冠遊

黎公試生冠軍時西賊已入晉界言者皆失色生慨然以固圍為已任拉同儕日夜畫墨守策數上當事乘城之法生為最悉賊謀廣布謂生不倡迎而首規拒闖方薄城即使縛生以見生聞之仰天嘆曰死則死耳安有昂歲丈夫而受賊刑辱哉遂投井而死里人隨之收殮如禮題其前和曰明殉節

其之樞嗟呼如生者亦足以豪矣

又楊生傳

生名正春字榮初南郭廂人也清強自

騎臨門生繞屋而走少選忽有兩賊排闥捉生去使飲馬他所生曰是辱我也薄暮具衣冠如孔廟瞻拜痛哭隨投入井是夜見夢於室人曰我得死所矣但水寒沁骨盍早出諸室人夜起而號將謂墮鄰井中矣旦徃徧覓不得次夜復夢曰我在府學井中何他求也徃眎果然生入廟時有乞兒見之言其狀云君子曰惜哉人有可死而不死生可不死而死方之古昔殆狷者之流亞歟

又賈客傳

賈客者名守亨字通吾世居東郭汾之望

吳楚燕趙間任俠不羈嘉其氣決者多引以為重賊氛梗路賈始倦還時借里中好事者習射東郊以為

樂賊入汾境人多出迎賈獨不許是日黃塵蔽天搜
搗拷掠細民之家無一免者賈見數賊直入內室戟
手大罵與之格鬪隨手而倒後來之賊持挺亂撲賈
知勢不敵給曰汝不過欲得財耳我有伏藏為汝探
取汝不得唐突以辱我賊佯應之賈入拔刀大叫自
剖其腹血濺於壁嗚委於地賊隨後窺伺驚而出走
咄：賈君義不偷生貞
不受辱可謂烈大夫矣

郡人兵部車駕司郎中鄭之璞為義士張國士暨妻

郭梁二氏合葬墓誌銘寰翁張先生家世汾陽右族

子次輝游問業課藝風雨晦冥床交相得也時見先生
器宇威重不苟言笑善飲酒克終日端坐儼如也心
竊儀之未幾其伯仲兩公由六余共列賢書有通家子
姪誼以是益悉其生平丙由先生以壽終正寢日

有時將葬矣而兩公借諸第持狀徵予誌墓中不重

以朱太史老師所錄行畧一見示琴鐸琳瑯之下奚事

糠粃肱即辭不逮而義無可諉謹按狀誌曰先生諱

國士字寰一別號無雙世為汾之義和廂人王大父

剛生王父譚生得滿以高貲顯肱雅尚儒術娶汪

氏舉丈夫子四先生其季也生而神明清徹志度不

凡弱冠補弟子員作文若發頴豎字學鍾王從叔兄

靜讀遠邇下帷發憤不以滿籬易一經父益奇愛之

娶郭孺人克嫺內則中饋女紅精好兼通大義奉舅
姑孝雖細瑣必稟命而行言動舉止率有常度生二
子相先生肅恬內外井井有條無何卒繼娶梁孺人
生二子二女温恭淑慎撫諸子鞠育服勤一如已出
無何亦卒先生抱振翻凌雲之志太公既即世早前
後又遭兩孺人喪家務林立食指數百乃捲卷歎息
曰學不克竟厥志是在兒曹耳是時長公次公諸兄
弟英英玉立已氣具食牛巍然見頭角矣為之延訪

名宿不遠數千里走使浙中禮致宋孺吉先生脩極
專款歷三寒暑講誦不輟貽謀或穀端有自也先生
孝友慈愛篤之天植雖諸兄猶子分烟異產而目營
手畫必為之計深遠性長厚絕不臧否一人而胸中
涇渭了了至義所當為輒慷慨以任嘗謂儒者驕語
仁義而緩急一無所濟此太史公所以致羨乎游俠
也戚屬中有田姓者以訟觸怒當事將文致其死先
生出橐金六百援故事得解而費無所償先生取券
付火仍慰而遣之辛未秦寇渡河汾中諸賢遠計切
維蔡助餉有差先生既發千金毫無吝色有司旌其
問曰義切持籌方是時先生家素豐綜理周密指揮
營構貿遷人人得其任以是業益隆隆起姻戚族黨
極一時貴盛而先生貌益恭志益下而施益溥不以
行能富盛驕人可謂加于人一等矣然生計奇處意
在山左燕趙間數遭兵變劫掠一空甲申閏寇自來
先生避于壁跡金主賊騎突至軀初八歲
令計姪適去挺身獨往橫受林辱括錢自
里中一矣男子實葆之賊去諸姪來環泣款門
雪憤先生亟止之曰我與若同休戚幸以一家抵口
門患有何不安至飛之營營走之信信局計也其大
度與人 not 校類如此丙戌秋長公雋于晉次公雋于
燕居無何三公又以恩拔游成均註選別駕餘三子
各有聲庠序鳳鳴鵠舉輝映後先人皆稱積善之慶
先生夙志克酬輟然而喜可知已已丑寇亂大兵圍
城攻克內外焚掠無遺骸骨如莽先生莊舍距城僅
十里許安者無恙震驚不及隨掩蒨埋骼葺寺繕橋
賑孤寒藥疴瘵一切功德事不以家殖中落少間充
為月旦所推重焉居恒嗜讀參同悟真慕雲飛之術
丹爐藥竈數十年不輟亦好奇一事也晚談禪習靜
有僧五台者日過從食必與共一日五台別去圓寂
他所而先生無何亦病作豈夙因所致耶諸子延醫
診視藥良病稍已猶倦以和湯水齒未遷孤姪孫

冀其成立二事囑諸子數日疾大發醫禱罔效遂溘
然歿游于白雲鄉矣余觀先生品行節槩採風者已
撮大要載之邑乘已其敦倫慕義無枝辭錯履憂人
之憂急公之急求古賢豪長者間有范堯夫魯子敬
之遺風焉至象賢能大其門兵凶不入其閭康寧壽
考令終有俶天之報施善人為何如乎而長公次公
諸兄弟血淚承曉恨不及致三釜養悲哉先生生于
萬曆甲申終於順治丙申年七十有三元配郭孺人
志秀文也生于萬曆戊子終於天啓壬戌年三十有
五繼梁孺人尚祥女也生于萬曆甲辰終於崇禎癸
酉年三十生子六長令名順治丙戌科舉人娶朱來
綸長女繼王夏三女繼孫天成三女繼李如林長女
次令望順治丙戌科舉人娶內翰林秘書院侍讀朱
之俟長女令名令望侯郭母出三令甲順治思子生
娶劉崇祚次女繼謝以聞長女卓尚承繼四令
序生娶武鎬四女繼謝同佳任又承繼四令

出五令聲縣庠生娶趙如梅長女繼王永長女繼却
繼武四女母馬氏出六令憲縣庠生娶朱來咏三女
繼母史氏出生女二長適賈春旺男賈百貝次適王
之士男王繩祖俱梁母出孫男寅箕寅旦寅愷寅聽
寅愿寅芝寅詠寅本寅仁寅純寅粹寅弼寅京寅良
寅寬寅登寅繁寅隲俱幼未聘茲卜八月二十二日
合郭梁二母葬于城西和美里之岷阡為之銘曰
五福備矣後嗣賢胡能一一得之天先生種德食報
全胸若谷兮氣如川治生之策遵計然有時愛吟池
上篇不衫不履聳雲肩優游物外相周旋六龍矯首
羽連翹昂霄繼壑破樓烟三元九轉學神僊靜火温
珠年復年賢閣接踵端且妍鳳飛鸞逝會重泉溪流
環合山蜿蜒朝霞夕靄瑞萬干

漢聖仙長命文至宋開寶四年降筆詩瑞氣迎空鳳

母宴瑤池夜闌拜畢乾坤會聖跡蛟龍石上揮

仙槐觀異人詩山郭殘寒落照前琳宮信步訪真仙

唐肅應物送汾城王主簿詩文年初帶印汾上又經

即多林鐘春雨細空樹野煙和相望東橋別微風起夕波

金玉庭筠詠黃華山四景詩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家

山前地招客先開卅雙。卅四十也四畝為雙手挂一條青竹杖真成日挂百錢遊夕陽欲下山更好深

林無人不可留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蒲谷西風栗葉黃挂鏡臺西挂玉

龍半山飛雷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

明張紳題汾志八景詩題鶴鳴古洞云丹華控鶴歸清唳猶在耳莫道是空傳谷

神原不死馬跑神泉云拜井與跑泉地靈原有効至今川上流都為智者樂烟籠賢閣云式賢傳往事危

閣表前賢逸氣當猶在長為五色煙雨漬仙碑云玉壇飄鶴駕金璫貫嶠碑神雨濯常靜苔花不敢滋卜

山書院云石室潛文學山堂禮歲時丹青深壁繡松
桂古蔭姿汾水行宮云建業羨橫汾離宮高入雲不
及揚州鶴迷樓亂夕曛文湖漁唱云湖岸綠如染湖
心白如練漁父滄浪歌隨風入葱蒨嶺樵歌云北
山深復深樵斧響偏沉獨
有嗒然嘯遠浮空翠岑

天寧寺妙總禪師詩

語言全不滯高涉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雪松鏡明金殿

冷山峇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峯又題土堂
畫龍云高堂陰風生峭壁海濤怒恍若有神物此地
常蟠距丹青筆未動鱗角在何
處迺知空寂間妙體從來具

訓導岳東暘題烟籠賢閣句

魏侯尊禮儼遺像步入峻嶒最上頭

又題雨漬仙碑句

彷彿成文跡亦奇人傳仙降是何時天將為雨機先兆石上留痕谷

自疑無碣也須憑漢武未鑿曾使信希夷

又題汾水行宮句

旌旗影沒花仍笑絃管聲無鳥自啼

又題鶴鳴古洞句

丹頂不留雲外影清音常戛洞中聲山鳴谷應知何處拍手年來識

地靈

又題文湖漁唱句

沙鷗汀鷺兩悠然歛艷湖光漾碧連罾網半開紅蓼上綸竿斜掛綠

楊邊

又題彪嶺樵歌句

隨處採雲尋逕曼歸來挑月看山橫旋攀松桂商歌好輒入烟霞楚

清語

慶成王朱慎鍾題卜山書院句

樹鳥鳴先哲階蟲篆古書

汾州知州郁浩句

東魯辭歸業久大西河退老道差我卜山依舊橫天際萬古吾人仰

多止

王文翰句

以字名山世不磨岫出夜燈知隱洞石生春草即繁阿守經田段猶斯可變術莊荀

奈何

慶成王朱奇渙題汾水行宮句

却憶當年歌舞地空遺殘月照荒臺

趙瞻題鶴鳴古洞句

清音彷彿蒼松外踈影依稀皓月中石洞雲封仙去後桑田世

換水

朱知煉句

洞裏有仙乘鶴去遺踪萬載不能磨

朱慎鍾句

拍崖方信近樓洞不知深清喚真難辨高翔豈易尋

奉國將軍朱奇涵句

信是遊人未鼓掌寂然空谷不傳聲

汾州府知府崔士榮句

黃花招客樽盈綠碧洞樓雲木各紅

趙瞻馬跑神泉詩

賀魯神泉發何所山深源大洩豁許中分半派沾民土餘波架高入

州園激為湧泉流數殿浸潤園葵不可數百谷雜焦猶此取或有盜奪恐亦與民利神泉神有主廟貌宜

盛蓋云古我欲謁泉有苦語利起爭端禍所賈願瀆泉源成水府待歲旱曠如蓄貯雲雷一掀天下雨神

之功德無乃溥

盧象句

松青離石道雲白介山田
饑麝尋香栢流鶯助晚絃

田肇句

靈泉生馬足神宇構雲基
巖草游庭鹿胡風嘯日鷓

趙瞻文湖漁唱句

蕓菜鱸魚供一醉
掉頭歸去卧烟蓑

朱表柄句

放歌人去遠奇跡歲常留
月照蘆花岬風迴揚柳洲

鄭儀句

睡足蘆花月
歌殘雲水湾

趙瞻彪嶺樵歌句

採薪挑屨雲隨擔荷笠歸來雨濕
有看奕仙童緣玩久水流花謝幾

塵

朱奇湏句

農人調笑追尋壑野客綠蘿欲負樵
層巒高出層天近方弗騰身任抱

趙瞻子夏山句

山因賢師成令名人心仰止懸青冥
文侯北面款山扃石室至今猶南傾

叅政李元句

賢人歸去處
山以卜為名

王壽謂狄武襄公祠句

定亂勞三箭平戎在一麾
勢傾銅柱遠聲振玉關奇

范珠句

流言難泯生前節信使猶傳身後名八尺穹
碑蒼蘚合一區故宅野雲橫晚來風撼溪山

樹彷彿南
征萬馬聲

僉事王世隆臨汾宮詩

落日半隱樹遠山猶照人野
寒菊自好天迥鶴難馴汾水

流歸思年光逐去塵丹
砂如可就白髮任吾真

楊璠過黃蘆嶺句

黃鼠作人立
女猿迎客啼

朱鳳岩句 曲路稀人跡 高天有鴈聲

高叔嗣句 巖壑松形折 壁沾雨色蒼 驅車舍此去 餘意戒雷堂

鎮國中尉朱表彬法興寺詩 載酒東林上 已前春風 消息杏花邊 日長塔院

蓬僧奕草暖堦除 見鹿眠流水 漸融巖洞雪 清霽未 散石堂煙 平生也解求心性 一到禪關一了然

朱奇酒靈岩寺詩 天下名山僧住持 春風樓閣影參 差黃金布地 朱為戶 一縷青光下

柳絲

又國寧寺 禾黍離：烟滿川寥：孤鴈夕陽邊 將軍馬繫禪林下 借得僧床一覺眠

又東谷菴詩 拍手鄰山喚得應 秋山門戶冷如冰 烹茶不用村家火 同裏龕中有佛燈

都御史魏允貞汾州閱武句 閩外秋聲生鐵甲 臺前霜色上雕戈

都御史鄭國仕汾陽懷古句 汾水東流猶如昨 遐觀 陳跡俱寂寞 世遠論定

較重輕萬乘 反不一介若

汾州府知府樵李曹徵庸秋興八首 年華如逝水 空 流木槿花繁絡

歸愁客裡若為憐 皓月天涯不可占 清秋山城高樹 涼風過孤館 踈簾暮雨收 不惜鳥：銷鷲寂却看燕

歸休已

又涼霄橫笛好 招尋耐是塵勞苦 見侵欵共孤雲蔽 谷口時翻流水入 琴心驚人夜月清 砧候回首春

風白髮深聞道仙家長 日月莫須清淺一浮沉

又 携来長物是茶鑑落木疎鍾對短檠叢桂清陰時
又在想敗荷涼露亦閑情平原肝膽千年是神武衣
裝一日更待許相思無
半字床頭蟋蟀太分明

又 見說中條好道藏秋風還憶綠萼鄉烟迷竹樹連
人合花隱房權特地香睡寐未祛宵正永逢迎已
盡畫偏長心知一懶真
成癖更不逢人乞療方

又 愁来白苧一停歌老去青霜兩鬢過黯黯夕陽高
鳥沒蕭蕭秋柳暮蟬多冠軍出塞嗟無及前箸籌
邊定若何昨夜城南橫
索馬傳呼客騎度關河

又 江南塞北信音稀苦憶烟蘿繞竹扉照水雲霞新
鴈字垂楊翡翠舊漁磯夜涼急雨驚歸夢蚤起殘
星滿客衣白鷺滄洲吾
志在却緣何事寸心違

又 一篙秋水五湖雲慣入高鴻野雀群忽那風塵辭
宛洛更逢搖落滯河汾夷門想像驅秦策泝水經
過破趙軍誰謂書生無又鈞簾吾自劇愁思疎雨涼
俠骨龍泉逸壁異香薰又風故吹間看白雲飛去
後坐聽黃葉下來時俸錢西割哀鴻食饋餉東
憂倚馬炊共咲賈生流涕早獨疑梅福桂花遲

汾州府同知楊伯柯懷古十二咏畧
周厲王句出奔
居於彘實維汾

水濱至今詩雅中補王系以汾介子推句此行誠過
中所執何其堅一愧臣懷利再愧君簡賢三愧沾
者微勞急自宣子夏句梁木歌已終群賢各索處至
今卜山高萬古樹儀羽段干木也卧魏郊聲色
畧不試疆秦聞其風矣不敢肆田子方句富貴當
抑情貧賤寧肆欲貧賤而驕人母乃失檢束驕為衆
惡門何可留心曲吾觀戰國士傲世為高躅擊也猶
為賢方實頽波逐吳起句吳起守西河治兵天下勁

君臣同泛舟徧覽山河勝起也善牖君守國惟德政
王公雖設險非德無由定漢武帝句帝也廣祠祀翠
華時北狩橫汾發權歌冷然金石奏郭林宗句立身
有常儀諱恣無由作至今土一丘人林仰先覺宋之
問句哀哉王同皎施德反為讐既翕官同美父要寬
何休郭子儀句令公起翔方兵威驚電掣精忠合神
武力能國恥雪秋青句不除黥面文不認梁公祖二
事出真誠卓哉越千丈文彥博句出入五十年樂善
常不及年高德彌
劭綜理恒抑々

大清內翰林脩史總裁朱之俊烟籠賢閣詩

介臺魯記築思

煙爭似汾城景自然垂世大名星日夕薄霄生氣霧
雲鮮春秋衣鉢傳先聖簡策型模啟後賢表建尚憂
人不識天公
特地為周旋

又雨漬仙碑詩

頑石猶知點法臺西河端礪不須猜
潮蒸螭礎偏難雨氣汗龜缺已發雷

幾度摩挲挾瞻碧落古碑名多年封剝問蒼苔
追尋靈跡都無據疑是天妃海上來

又卜山書院詩

山骨賢名山亦賢差我北望正悠然
繞壇碧鎖千層燉護室青排萬縷煙

鳥學書聲和澗瀉松呈文本倩霞箋
翠微踏破空回首不見龍威送古編

又汾水行宮詩

五嶺西巡興未央風流天子說隋皇
觀風紫塞龍旌閃選勝青原水殿涼

艷曲依稀聞子夜行城突兀駭胡羌
當年駐蹕非因暑那得汾陽賽洛陽

又鶴鳴古洞詩

洞中仙子住何年跨鶴飛不復還
素影已隨雲影去啖聲猶借谷聲傳

緹山遙待通消息翰海新歸報變遷
憑弔幾人能羽化高吟喚起一溪煙

又馬跑神泉詩 魯聞渴喝病行師虧得追風奮足駢

灤迴山麓千杖秀蕩漾泉田萬頃滋 紀異好題功德水將軍神武至今思

又彪嶺樵歌詩 家住青山性直腰鑣朝出任渠之行攜物外無心侶響落雲中得意時

似和牧童牛背笛笛恍吟仙子石頭棋 道遙只在千峰裏今百喧傳知是誰

又文湖漁唱詩 羨殺當年一水盈鳴榔歌發白雲橫長蕞短笠隨流遠細雨斜風入擢清

勾引桃花憑好曲安排竹葉遣餘情 而今陵谷滄桑改彷彿猶聞款乃聲

浙人陳彤煙籠賢閣詩 俎豆高賢一瓣香陽雲澹寫別蒼黃綿芊草色蛇牀冷隱

躍嵐氛豹霧光常使片峰橫斗角不教三晉 張星芒自非雨澤山靈厚周落西人幾對棠

又雨漬仙碑詩 偏是臨汾古跡多仙如靈壑灑西

非姤海桃翻雪浪却羞湘竹淚秋坡 閒摩壁疥徒搔首苦被龍涎點字訛

又卜山書院詩 空梁木鐸杳無存一派枯藤老筆門雨洗碧苔意靜雲來深洞鳥聲渾

携書白社懷風雅掛劍青山永夢魂 止羨當年朱紫客芒鞋竹杖過西村

又汾水行宮詩 塞柳還疑未姓楊傳呼驛輦逼西羗固知剪彩和溝壑不及飛霜暑澱涼

驟蹕灑除襟襟氣雀屏射出汗泥香 夜遊馬上歌新曲猶道迷樓別一廂

又鶴鳴古洞詩 黃衫招隱可神交安得梅花寄鶴巢瀚海幾畚空玉笛蓬萊久已鮮瓜匏

山中莫遣移文檄世上誰着好爵交 素羽漫迎仙子去簫音遠泐冷松稍

又馬跑神泉詩

汾川得自望梅時不藉飛茸弱柳枝
驚見一軍揚聖水渴奔萬騎飲仙池

谿深緩送粵花雨谷冷閒棲浴日鷺
幽咽泉聲隨處落恍聞凱奏馬蹄詩

又彪嶺樵歌詩

經年風月免生愁賣遍青山青未休
碧落聲橫千里鴈蒼茫韻寫一天秋

雲梳箬帽如膏櫛露濕蘿衣似紫裘
試聽陽關三疊曲長林春色滿肩頭

又文湖漁唱詩

鼓柁滄浪蓑笠寒半生衣食託漁竿
信風不阻烟波濶曉月初迴野艇寬

含笑桃花迷洞口訴愁蘭芷老江干
長蘆宿雁驚歸棹岸火熒熒布遠灘

汾州府通判劉文德烟籠賢閣詩

鴻名豈與魏時遷
昭景猶來隱處懸

客星驚太史但從德里識先賢六姓勢使詩書
片光教氣象直盧覆黃雲移比閣殊高歷代說

又兩清仙碑詩

靈文託啓久人寰聖跡通神石不頑
咫尺碣中歲五嶽尋常雲裏聚三山

蛟龍就伏痕斯滄鼎屬橫流狀可潺
蟠地空明疑化碧龜趺如羈藉苔斑

又卜山書院詩

老隱西河夫子如時候師事長賢譽
田方以外無多弟石室由來有孰居

地借人靈山姓卜文緣道重院留書
景行緬拜遺風雅魯放君過楚愧余

又汾水行宮詩

勝蹟荒涼詭帝巡曷將大業訪先民
螢多似月宵餘燄鼠巨如牛練底塵

有分雷塘逢國鬼無緣土木遇山神
汾來浩劫遺名在春散楊花自水濱

又鶴鳴古洞詩

何時仙去向芝田陰和遺靈不記年
憶舞欲飛尋浩渺得聲隨掌弄娟媛

九臯歲日橫清咳六翮風雲捲翠煙
坐到月明思太古蒼然一洞響巖前

又馬跑神泉詩天使龍駒帶水馳罅山發派應蹄漸
濺珠猶漾追風影噴玉如鳴歷塊時

忠邁漢恭井致拜智癡齊仲蟻相師
侯封潤濟銚資水馬上于公以得之

又彪嶺樵歌詩不盡白峰萬古青千喁先後下蒼冥
瀑穿過處和泉落風送來時帶雨聰

野韵自然超世俗谷音偏易散林垌
遥疑邵角騶虞吼瑞响能潜虎豹形

又文湖漁唱詩萬頃琉璃自是家餘音蕩漾出蘆花
當壚近泊聲兼醉擊節遥喧權勝槌

何止七絃流水曲還殊兩部鼓吹蛙
滄浪舊有餘人派清濁同歌日影斜

郡人內翰林脩史總裁朱之俊弔汾令劉必達詩

噫嘻劉公之豪吾不知其誰為擬浩氣橫飛拍天起
一生聲價振開西半世功名付汾水憶賊破晉雷電

馳求死不得首依岳銀鐙直繫太原道蠟書猶報長
安知事泄怒公不悔我自盡忠任爾為柳街草染

長弘血視市人攀王燭枝君不見熬足斫
折傾天闕日月下墮蛟龍窟長夜漫 葬火紅山精

水恠爭出沒小儒膽裂心且焚往來奔命迷妖氛虎
日誤傳雙聖火蟠氣咸依五色雲豈知玉界真人下

重懸烏兔光中夏忠魂義魄盡宣揚無骨之虫罪安
故吁嗟噫嘻公真豪英風激射鼓洪濤地下周旋事

故主千秋憑弔欽吾曹千秋憑
弔欽吾曹峴碑屹崇枝高

又弔中郎令朱新慙詩秦川白日見檣槍國破何須
惜此生淚灑青衫猶帶赤膽

懸函肺若還明一家氣盡非貪譽滿室灰飛
豈暇名自是孤臣思殺賊天門直上請神兵

又弔劉烈婦四詩野穴相將避綠林妖風吹破壠頭

二心眼看姑輩血濺、赴火飛蛾恨未捐昨夜秋風

小院裏為誰腸斷為誰憐相遭自分命傾沉惱殺妖

姬歡語侵扶馬幾回終欲墮劍痕不及淚痕深香魂

為君描

又弔武妃詩南來賊燄勢冲天恥逐宮娥侍逆筵大

節已曾盟皎日孤情寧許赴寒泉桂蘭

雖折香難掩丹石經磨色更妍貞

淑雅堪風萬古汗青端的為妃傳

又弔八將軍詩汾川底事惟三災滿目王孫盡可哀

傲膝肯將賊子屈誓聲能使健兒回

莫弘有血其成碧尸殺無家忍作灰

國難身仇何日雪英魂情得義兵來

又弔馮生詩詞場冠蓋近方推仗骨稜、也太奇

賊終朝恒聚米固圍子夜每登陴矢盟

白水心如鐵齋志黃泉口有碑亮

節自應躋聖廡士林從此說鴻儀

又弔楊生詩生平奇服號真儒不分將身作寇徒城

郭厭看新晦暄衣冠羞着舊頭顱措躬

聖宇矜完士畢命覺泉表丈夫多

少疆臣猶惜死如君浩氣眼中無

又弔賈客詩身投魔骨畫為冥奮搏無端飽孟青詠

入忽提三尺水怒號橫剖一腔腥干霄

勁節金難鑄振古英風石可銘莫

道編人無意氣東城精爽至今靈

姑蘇顧凌霄次韻武妃詩賊氛黯澹自無天離散宵

來歌舞筵已決此生無繫

地唯堪一死有清泉芳容不逐波濤汨貞節能

留金石妍藻并流寒沉玉冷淵、自共姓名傳

又次八將軍詩 千戈動地慘罹災 孤憤難消成獨哀

常山舌在聲猶厲 信國捐軀志不灰 堪羨將軍扶正氣 悲風千古揭天來

又次馮生詩 儒林勇義實堪推 守策津、數出奇壯 志未酬 身上壤 忠魂有淚哭城隍 雖無

鴻績垂青史 自可蜚聲勒口碑 宿草一杯長寂寞 令人空憶舊容儀

又次楊生詩 學落生平一古儒 羞將顏色假強徒 苟 延應亦偷生命 不辱寧於斷 顛讀聖

賢書當此日 識庶恥字得今夫 知君自有英靈在 堪笑將來血氣無

又次賈客詩 多君任俠一朝真 雄氣能排兩鬢青 忽 際亂魔強義節 不留傲骨漬羶腥 拔刀

有恨心隨獻 濺血難消志可銘 願得厲魂常在日 動人腸 躍見成靈

汾州府通判劉文德禁火臺原介 手推詩 招隱懸壺 蛇慰懟出非難 埋名定去家山早 恩報徒將草木殘

有母相知文不用 在公當日食宜寒 未能免俗登臺 已肯作從 來禁火看

武鄉令李芳汾州萬佛樓詩 招 投深靜客星孤 僧 嚴霜光似月 登臨高樹客如茶 樓 前自嘆仍締絡 塞

上何年罷鼓桴 故國黃華誰泛酒 此時開盡到時枯 又謁朱學士滄起夫子飲 張家堡 西園詩 長途筋力

入香雲第幾層 鶴料讓歸真宰相 蠶絲專學老禪僧 各蟬呼顓秦 三輔裘馬蕭條漢 五陵就養願無輕 出

戶清秋風 日已如水

後廿四

又連鶴南飛昨夜回果然鞍馬過山來羞為鼠腹炊
金玉漫試魚腸照酒醅弔古尚一畝衰草路屯兵魯

尚雨花臺免葵蕪麥今
如許一任西風自剪裁

又仙巖靈竇激飛湍近水偏宜竹二崗竿瑟々絃聲珠
遊落琅々踈影玉生寒百年日月消經筭十畝山

河定考繁忽對幽人無
處覓水晶臺畔竹皮冠

又句 河目到時皆我界澗毛生處廿益行厨
閉關堪攝維摩病拂壁將題此處蠹圖

又句 石火乍敲新舍後砧聲多在二垣墻東
泥沙月下魚床白果菰霜前白雨道紅

又兩栢亭共一身蒼髯踈骨老如龍鱗坐當曲徑宜
屏石砌逸清泉自遠塵載酒欲追重九節移花將

近小陽春梁園莫詫沉
灰劫此是朱門舊主人

又句 沙汀雪窖收良藥
月澗雲龕闔早茶

鄭栢齡長春觀詩 烟霄開紫閣雲日亂青林
惟石館流淺幽花入院深紫翅盤水曲迢

迢俯岩陰為愛山
源好春來幾度尋

又西園共賦羊耳山莊圖詩 誰繪幽棲處煙霞傍酒
尊釣臺疑渭水瓜地即

青門月轉明如畫城高靜似
村詩成人已醉忘却西園

鄭觀歸田詩 嵩火歸來卧卜山浩歌聊適白雲間門
當流水聲常在身吐秋風意自閒清興

舉樽邀月醉倦遊呼鶴引筇還蕪
田賴育呵舒筆世事寥々摠不閑

陽和府推官沈會霖望綿山弔介子推詩 一山荒霧
三更返

國何心快獨清四序成功堅隱癖千秋封建壽嘉名
假容茅土分丘壑豈至焚林竭杜蘅亦有赤松遊自
好將母臣
主兩磴

又過淮陰侯墓而弔之引用介子推事
英雄底事付
荒唐杯土淒

落夜霜既已下齊兼棄楚豈教不帝反求王即輸
辟穀遊難併近咲綿山去也亡試問漢家牛馬後千
秋亦自
等彭殤

汾州府通判劉文德弔汾陽令劉必達詩
蟻表烏能
走帝京各

當為事盡乎誠故關若透陰平道函谷寧成鑿子名
壘已禁樵柳下惠朕還不識顏真卿撓槍太白渾無
據經一週
天曜始明

弔武妃
盡看妃主似降王武氏生姝差氣
竹斑總是淚昌侯鏡破不同光恥聞司

家兒事肯落景陽宮并傍蓬首
倚泉長夜月青陵猶盼種瓜郎
敢笑金符肘後懸天家義武勝戎旃虎

又弔八將軍
鬚盜竊驕鷗吻龍種王孫哀杜鵑絲粟

空筇膝有鐵風雷交口月無權長
為秦楚舒悲嘯貫日白虹憤始宣
其罵自憐武墨檄寧嗤猶買胡詮書用仇

又弔楊生
事我生無死得士堪王賊可譽策不用虞

難五叛令非誇楚竟三閭轆轤
尚驕睥睨下氣引干城萬丈餘
辱其同阜士離亂隱困人孰責之生死

又弔馮生
特歸賢聖訣衣冠還付井泉知淒貞兩夜

重圍夢信使千秋一乞見得已
從容必不免鯁生諒節最閑時

又弔賈客

倦歸發憤學彎弧熱血全腔灑悍夫存鄭
茲高時是否敗秦呂帝義翰無赤橫北斗

龍泉氣碧化東關虎落隅天市
星中添此客光如慧字敢穿窬

又讀宗貢知縣朱新趨殘傳哭以弔之詩

見來孟頫
曾元任想

到春陵忽漢官鬼出不驚祠竈夜賊館直咄正劫冠
自知若節忠焉孝誰料長城宗也干賊夷從今豈不

史常山好
併汨羅看

記傳總論

古文辭標指有殊託體宜異苟有當於作者皆遠

足以會心然篇章繼起鉛槧徒工炙輶雕龍亦增

醜博之誚虫吟鳥哢匪副廊廟之裁豈知五字擢

英一言競秀又何有於供蠟巨杵覆甃腐編耶計

惟觸詩會與感事伸懷正足以破詭明足以燭幽

則非特言之不煩聽者忘倦而已將使人得之而

有如阿堵寫照神得之而有如青丘授書鬼得之

而有如牛渚燃犀山川得之而有如氣蒸雲霞澤
潤珠玉然後在詞林則重詞林在郡國則重郡國
矣是故記傳銘誄書叙風詩或全為錄焉生讀恐
易盡之思或摘為錄焉發意猶未盡之賞以求當
於近代作不苟作選不苟選之名言况復為汾之
人文起見鑒國語之非：希大猷之秩：者乎知
其解者旦暮遇之已

附
災祥

漢永康元年西河白兔見

晉成帝咸和三年後趙石勒改元太和時雹起西河
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濇下文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
梁大同九年東魏西河地燄火出

隋仁壽間西河有胡人乘驢在道忽為迴風捲上空
中千有餘尺乃墜皆碎焉

唐太宗貞觀八年七月汾州青白二龍見白龍吐物
空中光明如火墮陷地中掘得玄金廣尺長七寸
景雲二年正月汾州地震壞廬舍壓死者百餘人
廣德二年六月有妖星隕于汾州

懿宗咸通五年冬汾州大雨雪平地深五尺

十二年正月汾州民家白鼠多啣蒿藋巢樹上

宋淳化元年八月汾州五心達院僧智嚴頭生角可長
三寸

太平興國七年汾州民鄭訓妻一產三女

至道二年汾州民趙演妻一產三男

崇寧元年正月汾州地震彌旬不止壞城壁屋宇人
畜死者甚衆

元泰定帝元年汾州雨水害稼 六月

三年汾州汾水溢

天曆三年六月汾州大水

至大七年八月汾州地震成渠泉湧黑沙北城陷長

一里東城陷七十餘步

至正二年汾州大旱自春至秋不雨人有相食者

十年五月汾州雨雹十二月庚子汾州雷雨

十一年四月汾州地震聲如雷霆地房屋壓死甚衆

十二年七月白鹿山圻十二月雷雨

十四年四月汾州地震泉湧

十五年十一月汾州桃花

十七年十一月桃花又花

二十六年六月雨雹七月汾水溢

至元十九年汾州蝗食禾稼草木俱盡所至蔽日礙人馬不能行坑塹皆盈饑民捕蝗為食或曝乾而積之又罄則八相食

二十六年汾州地震

明正德六年六月黑青自東來為狀不一人或被傷者有血痕居民鐘鼓震鳴通晝夜不寧至七月方息十四年駕幸汾時自榆林還京

嘉靖八年饑

十二年饑

十七年元宵東關火武賢閣災

二十年八月西人入寇遊騎至汾境

二十一年七八月西人入寇

二十三年六月大水平地四尺山河水漲自西泡入

滄場居民廬舍城東田地多災

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風霾白晝晦冥

三十年三月東關火災延及數百家官民廬舍減半

隆慶元年五月城隍廟災適值市會燒死人幾百是

年九月西人入寇大掠而去殺死人數萬

萬曆九年東郭火災燒廬舍大半

十四年大荒斗米二錢道路死者接枕

二十八年正月初十日地响如雷自西北起隨有白

氣一道經天踰時方散

二十九年大荒不減十四年

崇禎六年秋西南鄉如園村地裂百丈餘月餘方合
所裂之井無復水矣

七年夏昏有奔星出參三伐轟々有聲星尾紅光如
綫直垂至地始斷冉々而上良久方滅次日仙撫軍
克謹自汾還省次交城水夫刺死人以為應云

大清順治六年姜賊陷城盤據五閱月王師攻克有
屠城之禍

十年三月汾陽地震東郭三井各凍立春方消
十年十一年大水

災祥說

春秋不書祥瑞而書災異又不書徵應而但書事象蓋使讀者泛觀有得無處而不致其恐懼脩省焉諸如五行志則事象徵應罔不列眉且證之以經詳之以傳而反不得乎人之所謂恐懼脩省者以其比合牽附有驗不驗讖緯術數雜然見陋耳茲災祥燕志者何昔人論讀書有云誤書思之當是一適思不可得書何勞讀近人論詩教有云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方是興觀群怨則凡災祥在分土而身其處者時一遇之亦當作如是觀

仙釋

漢長命女 詳見聖仙廟下

西河少女

神仙伯山甫甥漢遣使者經西河於城東見女子笞一老翁頭髮皓白跪而受杖使

者恠之答曰此妾兒也昔妾舅氏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愍妾多病授以神藥漸復少容今此兒不肯服藥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志故與杖耳使者問年答曰妾年百一十歲兒年七十矣此女尋入華山唐哲法師本縣人母曹氏嘗夢日光滿室遂娠焉初

不起開元間示
化平遙集福寺

無業禪師學者致問多答曰莫妄想

石樓禪師汾州人僧問本來性師曰石樓無耳朶僧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過在

何處師曰過在汝非處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曾有頌曰三玄三要事難分

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并汾苦寒偶罷夜叅有異

比丘振錫而至謂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為說去

道一禪師住太子院僧問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包

了覺禪師俗姓張生有

雲寺從澄慧大師義全

八人多所敬禮寓汾

十有一枕肱而寂體

者萬計異香騰布舍利

中界然狀若金縷

其徒印文等建塔

印寶禪師榆次人俗姓康自毀戲不如掌不童戲既

住持者最後任持法典院升座畢遂辭大衆留頌曰

七十年來一夢間大風吹散不為顛而今朕下娘生

去騎西

二分功系志

卷四

後句曰

薩守真 本縣人少有濟人利物之心嘗學醫誤一用

林王二侍宸各授以法由是道法大顯自稱汾陽薩客

元丹華子 詳見長春觀下

明麻衣仙姑 詳見山川下

仙釋說

太始有氣而無形太素有質而無欲去欲以返質
化形以練氣者古之人類然特皆近人事以為之
而不存其名耳稍有數代數人黜遠人事獨上天
真以各行其是度其意原非欲率天下萬世人
為我所為卒亦人、不得為我所為而轉使效者
增尤倡者受過焉夫亦何仙何釋之可名夫亦何
仙何釋之可闢不得已而有名得已而可不闢太

仙釋說 卷四

始太素固可無罪於天下萬世也余嘗為之說曰
聖賢果真直兼仙釋以相冥聖賢有偽乃担仙釋
以自見夫孔不闢老孟始闢墨後之人豈惟於尼
山望洋而返抑且於子輿氏嘆河漢而無極焉何
為乎小言詹詹而不之大言炎炎

雜著

分野辯

朱太史氏

分野之說原妄古今相沿不得不從也外史曰聖人
別九州而紀地所以配天之文也非緣星而紀也星
辰之茫昧未嘗屑屑然而為之分誠哉是言今以分
野宮度論之明曆畢六度過西申洋曆畢八度過西申明
曆井八度過西未洋曆井初度過未是申宮并無井度
矣且參七星伐三星共十星參原十度觜止半度今

西曆增背為十度而參度反刪其九則在天止有參

星一度耳參星雖削晉益猶附則今晉益屬參無疑

也益實是蜀、與益相隔甚遠而分野則同亦如齊

魯接壤而魯屬西方奎婁之分齊屬北方虛危之分

中隔亥宮三十餘度宋衛接壤而衛屬北方室璧之

分宋屬東方房心之分中隔燕吳齊三宮九十餘度

地近而天遠之地遠而天近之皆理之不可曉者若

謂益不係蜀作阨字解則十二宮中竟缺四川一省

矣再詳之

此因山西通志有益阨之言脩汾志時林

益阨一段而辯不可不存也故附存之

關城說

一邑五城天下罕有今汾四關城環列大城之外人

謂大城之利而不知非大城之利也城多則守分脫

一關不守即成瓦鮮之勢矣故議防設備宜以四關

為先然關民稀少萬一有事宜倣隆慶年間例四鄉

入保十里內村落隨其所近者令盡數入關以資捍

汾陽縣志 卷四
御即堅壁清野法亦宜然

馬涉水說

凡馬皆能渡水人首負鞍而牽其尾則與之俱濟矣
前史不知每神其說如爾朱兆渡洛有波津令云云
清兵渡漢江亦然傳者謂漢水是日忽淺見底豈其
然乎亦猶前史之說也 以上係朱太史氏

郭令公子儀汾陽王辯

按唐書汾陽即今太原府陽曲縣陽曲當時為汾陽

而西河當時為汾州陽曲今有汾陽橋是昔魏公李

靖會虬髯張公處所髯公傳畧云李靖謂楊素於西

京既夕得紅拂女將歸太原行次靈石逆旅方秣馬

設食而虬髯策蹇來前覩靖與紅拂知異常流問其

姓氏遂拜為兄妹即舅又問此行何歸靖曰將避地

太原髯曰到則俟我於汾陽橋側靖既入太原如言

往候果見之據此則汾陽橋在太原而汾陽舊傳有

以太和一橋為汾陽橋者不知何據又漢高帝亦封斬

疆為汾陽侯事出史記註云汾陽即今陽曲則知令
公所封為陽曲之汾陽無疑然則王之從祀汾陽固
自以其功原非以其封也觀史言公禦僕固懷恩汾
上之師必不為變此唐主勅公親行者及公為禦僕
固懷恩如汾州汾上之師果不為變此公承唐主勅
親行者故曰王從祀汾陽以其功不以其封

鶴鳴古洞辯

汾俗傳張真人飛昇時降鶴二其一駕真人去一留
洞中遊洞人鼓掌鶴聲隨手應焉夫一鶴留洞俗傳
固不矩於理矣人仙則鶴亦仙鶴去來相偶亦去來
任意豈一去一留耶即留者豈長留不去耶抑將謂
留之者仙留鶴耶鶴自留耶此皆不足致辯若鼓掌
洞中聲隨拍至舊志固艷稱之然非身到其處幾為
蘇子疑石鐘山矣記一日春偕同人往遊山陂陀然
趾、耳梯屺級宛轉盡其二見所為真人祠但旁厠
殿廡栢下從人指層崖上一立石言即志鶴鳴處躡

跡步、詳之石所立地正對祠上掌拍、間有似鶴
喙、他處試之即不應、問離古洞尚隔迴谿坳谷
數層許、近亦年阻、遊稀、兼以是日雨土而風無能試
之、彼處者而志石所在、輒應、母亦崖巔、祠脊氣可遙
、默、為呼應、而當時造工有善班、翰術者、得主祠
道士久為幻惑、不謹計、乃機揆其巔、間脊際以為此
憂、者歟、又安得下真人、而揖之、相與徜徉、白雲沉
酣、皓月真得聞聲於丹頂、素羽間也、雖然、世皆巔間
脊際、而人盡機揆也、於鶴不鶴、鳴不鳴、古洞不古
也、奚其惑然、仙响斯傳、塵聞盡豁、猶愈於機發、芻
即當傀儡者

二分陽王

按元史別鐵木兒與唐郭令公子儀俱名封汾陽王
不惟郭汾陽為舊陽曲、非此汾陽也、即別鐵汾陽亦
為汾陽軍、名非此汾陽縣名也、蓋元於汾州依金置
汾陽軍、而汾州仍自汾州府縣之名、俱未萌始、若以

令公汾陽為此汾陽猶可借以為崇而以別鐵汾陽
為今汾陽則其人勲品未見史存為發揚者縣今有
汾陽王廟二所由來者甚遠俱傳以祀令公汾陽而
別鐵汾陽祀無一焉野地之遠矣名以人存地之近
矣人以名殉茲儼然皆王也寧非各以世顯者哉

二石婆神

石婆神一見於陝州店東二三里外事出逸史一見
於汾陽西頂山旁名曰石婆神山詳前山川卷內

彼但言石婆神而不之名山固可弗辯此以之名山
而婆神不着石姓似不可無辯按逸史畧云婆神本
頑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為敲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
曾見夢於唐應舉者皇甫弘點頭決科弘果登第東
歸道經陝店問得具酒脯報賽往還其處宛夢中經
歷者焉第其事不雅馴宜縉紳所不道洵如汾之名
山者利人濟物傳祀無窮萬古與山俱磨青已

二馬跑泉

汾郡之西州曰永寧有山名拓拔者下亦出馬跑泉
山西通志云然不著其所自與汾陽馬跑神泉由賀
魯將軍者其事有出處顯晦之殊焉夫駝知水脉狐
聽河水矧在天為龍在地為馬者乎以絕塵歷塊之
材溥源流泓衍之惠駿骨雖高泉噴猶生風也
流寓絕技有馬待封者變姓名隱西河山中常絕粒
自稱道者吳賜事出太平廣記按記唐開元初脩法
駕東海馬待封能窮伎巧於是指南車記里鼓相風
馬等待封皆改脩之巧踰於古待封又為皇后造粧
具中立鏡臺上下兩層皆有門戶后将櫛沐啓鏡奩
後臺下開門有木婦人手中櫛至后取已木人即還
面脂粧粉眉黛髻花等皆木人繼送畢還則門戶復
閉凡供給皆木人粧罷門盡闔乃持去其臺金銀彩
畫木人所服飾窮極精妙焉居數年勅但給其用竟
不拜官待封恥之又奏請造歌器酒山撲滿等物許
皆以白銀造作其酒山撲滿中機關運動或四面開

定以納風氣氣所轉動有陰陽向背則使其外泉流
吐納以挹杯等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喻造化矣既
成奏之即屬宮中有事竟不召見待封恨其數竒於
是始為西河之隱稱吳賜云嘗與崔邑令李勁造酒
山撲滿歌器酒山立盤中盤徑四尺五寸下大龜承
之機運皆藏龜腹盤中山高三尺峰巒殊妙盤以木
為布漆其外山中虛受酒三斗統山列酒池、外、

山園之龜乃山皆漆布脫空以立其外池中畫

葉鍛鐵為之花開葉舒以代盤盛脯醢珍果諸佐酒
物山南半腹有龍藏半身於山開口吐酒龍下大荷
葉中有杯受四合酒吐八分而止當飲者取之飲遲
山頂重閣門即開催酒人具衣冠執板出歸杯於葉
龍復注酒使者乃還門即閉復遲使出如初終宴都
無差失山四面東西皆有龍雖覆酒池有穴潛引納
之山中比終飲酒亦無遺歌器二在山左右龍注酒
其中虛則歌中則平滿則覆魯廟所謂侑坐器也杜

預造歌器不成前史所載若吳賜者造之如常器耳
吏隱主人曰有伎若此竟與顏駟李廣王禁旅同為
四數奇人夫其才情縱不逮李延年輩獨不得鷄坊
小兒並寵乎吁此謫仙於伎者也伎成不用而終必
仙去惜所隱西河之山不知其為何山余欲御氣乘
風過西河凡有山處或呼待封或呼賜而庶幾一遇
之

紀異

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守作公廨未
就而亡冀乃白晝鬼見與後守趙高五官黃秉功曹
劉適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
其畧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
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
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待高上之
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俱伏地物

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
以旌幽訟水經注

後魏孝莊帝誅爾朱榮、從子北自汾州率騎攻洛
師自河梁西涉先是河邊一人夢河神曰爾朱家欲
渡河用爾作波津令當為縮水脉及北至其人自言
知水深淺處以草表插導忽失所在北衆遂涉焉尋
而陷京弒帝夫奸雄亦應運而生故鬼神亦為用耳
出北史

唐竇處士王溥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孝義陰晦失
道夜投人莊云是汾州崔司馬宅主人翁延入叙及
中表許妻以女是夕展禮宵方及半其女告王曰此
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耳妾身奉君
固無遠近生人不合久此君速命駕常令篋足百絹
用盡後滿所到靜室獨居存想即至十年外可以同
行王乃辭去後逆旅中遇進士王勝蓋夷為其所覺
女絹事皆驗云時則元和中也玄恠錄

唐貞元中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馬甚駿一日晨汗且喘若遠涉而怠者但以盜之夜出撲圉人也明日復然圉人竊異夕闔扉隙窺之忽見家黑犬嗥躍廐邊化為黑衣丈夫鞞馬駕去門垣甚高鞭躍而過曉歸下馬還復為犬圉人不敢洩夜隨跡之乃得之古墓間見一褐衣者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收擣練石下新生一稚子俟有字仍編之名籍不敢有志圉人歸密白韓生、命以肉誘犬繩繫之遂窮練石果得一軸去且書親跡名其上而一子

生甫月果未字也於是鞭六綬之集家僮鄰伍以弧矢兵俠往發其墓得數大毛狀皆異盡殺以歸夫犬既靈恠且甚乃為一肉所誘何哉 宣室志

汾州充孔昭後圃亭壁上有古畫美女孔昭時、閱之戲曰得伊一遇豈吝千金中秋賞月酣飲之際一美女捧酒榼進曰妾隣女也即君賞月故送酒以助清歡孔昭大悅懽昵連日自是朝去暮來幾一月忽

不復至其壁上畫亦亡外史氏曰筆意所肖靈即憑
之畫生畫亡無足詫者何物死生遊戲通神乃至精
透紙背耶 出湖海奇聞

紀異論

禹鑄九鼎象九州之恠異神奸又與伯益註山海
經皆荒外所不習聞見事夫天地大矣何所蔑有
古今遼矣少可多恠何說乎漆園氏云六合之內
論而不議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神鬼恠物之間為
汾謹志非徒為異紀也

跋

汾陽縣新誌係前尹吳君捐俸別駕公到公纂脩閱二
年而剞劂告竣適為予承乏之次春一酒也慨夫政
利而繇繁莫汾為甚尹茲土者戴星一不遑以求道干
罷吏猶恐未稱前人乃出其暇心整印本未墜之緒如
是又若庭興羅雀之曩歎坐乏監州之昔權而能不
廢寸陰於坐嘯畫諾以之葺舊生新而汾之數十年
間興厥人風官政燦備紙上尤為別加焉公仕優嗜矢

也予雖奉誌內論表記斷佩服訓行姑以官箴是懼
惟與邑縉紳先生講論率由以千百年于汾而不散
爾敢侈言繼餼粹人以襄厥事乎

汾陽知縣楊煥敬跋

